

中國歷史的發展與演變 2 課程講義



【98年4月6日擬】

【胡耕漢織共當家---北朝(二)】

一、西魏與北周的出現與發展

1、宇文泰是一位怎樣的人物？

初，賀拔岳遣行臺郎馮景詣晉陽，丞相歡聞岳使至，甚喜，曰：「賀拔公詎憶吾邪！」與景歃血，約與岳為兄弟。景還，言於岳曰：「歡姦詐有餘，不可信也。」府司馬宇文泰自請使晉陽以觀歡之為人，歡奇其狀貌，曰：「此兒視瞻非常。」將留之，泰固求復命；歡既遣而悔之，發驛急追，至關不及而返。(胡注：項羽不殺沛公，曹操之遣劉備，桓玄之容劉裕，類如此耳。有天命者，固非人所能圖也。)……

丞相歡使侯景招撫岳眾，(宇文)泰至安定遇之，謂曰：「賀拔公雖死，宇文泰尚存，卿何為者！」景失色曰：「我猶箭耳，唯人所射。」(胡注：英雄之姿表與其舉措必有異乎人者，以侯景之凶狡，宇文泰一語折之，辭氣俱下，良有以哉。李密見唐太宗不覺驚服，事亦類此。)(534年)

2、宇文泰何以重用蘇綽？

(宇文)泰用武功蘇綽為行臺郎中，居歲餘，泰未之知也，而臺中皆稱其能，有疑事皆就決之。泰與僕射周惠達論事，惠達不能對，請出議之。出，以告綽，綽為之區處，惠達入白之，泰稱善，曰：「誰與卿為此議者？」惠達以綽對，且稱綽有王佐之才，泰乃擢綽為著作郎。泰與公卿如昆明池觀漁，行至漢故倉池，顧問左右，莫有知者。泰召綽問之，具以狀對，泰悅，因問天地造化之始，歷代興亡之迹，綽應對如流。泰與綽並馬徐行，至池，竟不設網罟而還。遂留綽至夜，問以政事，臥而聽之；綽於指陳為治之要，泰起，整衣危坐，不覺膝之前席，語遂達曙不厭。詰朝，謂周惠達曰：「蘇綽真奇士，吾方任之以政。」即拜大行臺左丞，參典機密，自是寵遇日隆。綽始制文案程式朱出、墨入及計帳、戶籍之法，(胡注：計帳者，其來載課役之大數，以報度支。戶籍者，戶口之籍。)後人多遵用之。(胡注：世有有為之主，必有能者出為之用；若謂天下無才，吾不信也。)(《通鑑》535)指陳帝王之道，兼述申韓之要。(《周書》)

3、六條詔書

其一，先修心，曰：……故為人君者，必心如清水，形如白玉，躬行仁義，躬行孝悌，躬行忠信，躬行禮讓，躬行廉平，躬行儉約，然後繼之以無倦，加之以明察。……其二，敦教化，……其三，盡地利，……及布種既訖，嘉苗須理，麥秋在野，蠶停於室，若此之時，皆宜少長悉

力，男女併功，若援溺、救火、盜寇之將至，……其四，擢賢良，……其五，恤獄訟，……其六，均賦役……。（《周書》）

4、他們如何處理而對的問題？--關隴文化本位政策

宇文氏苟欲抗衡高氏及蕭梁，除整軍務農，力圖富強等充實物質之政策外，必應別有精神上獨立自成一系統之文化政策，其作用既能文飾輔助其物質即整軍務農政策之進行，更可以維繫其關隴轄境以內之胡漢諸族之人心，使其融合成為一家，以關隴地域為本位之堅強團體。此關隴文化本位之政策，範圍甚廣包括甚眾，要言之，即陽傳周禮經典制度之文，陰適關隴胡漢文化現狀之實而已。（陳寅恪，《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》）

5、北朝政治何以漸上軌道？

一種合理的政治制度的產生，必有一種合理的政治思想為之淵泉。北朝政治漸上軌道，不能不說是北方士大夫對政治觀念較為正確之故。《北周書·文帝紀》大統十一年春三月令：「古之帝王所以建諸侯、立百官，非欲富貴其身而尊榮之，蓋以天下至廣，非一人所能獨治，是以博訪賢才，助己為治。若知其賢，則以禮命之。其人聞命之日，則慘然曰：「凡受人之事，任人之勞，何捨己而從之？」又曰：「天生儒士，所以利時。彼人主欲我共為治，安可苟辭？」於是降心受命。其居官也，不惶恤其私而憂其家，故妻子或有饑寒之弊而不顧。於是人主賜以俸祿、尊以軒冕而不以為惠，賢臣受之亦不以為德。為君者誠能以此道授官，於臣者誠能以此情受位，則天下之大，可不言而治。後世衰微，以官職為私恩，爵祿為榮惠。君之命官，親則授之，愛則任之。臣之受位，可以尊身而潤屋者，則迂道而求之。至公之道沒，而姦詐之謀生。天下不治，正為此矣。今聖主中興，思去澆偽。在朝之士，當念職事之艱難。才堪者審己而當，不堪者收短而避。使天官不妄加，王爵不虛受。則淳素之風庶幾可返。」按：大統十年秋七月，魏帝以宇文泰前後所上二十四條及十二條新制，方為中興永式，乃命尚書蘇綽更損益之，總為五卷，班於天下。於是搜簡賢才，以為牧守令長，皆依新制而遣焉。則是令乃蘇綽筆也。（錢穆，《國史大綱》）

二、北朝後期的發展

1、北齊文宣帝是一個怎樣的君主？

齊顯祖之初立也，留心政術，務存簡靖，坦於任使，人得盡力。又能以法馭下，或有違犯，不容勳戚，內外莫不肅然。至於軍國機策，獨決懷抱；每臨行陳，親當矢石，所向有功。數年之後，漸以功業自矜，遂嗜酒淫泆，肆行狂暴；或身自歌舞，盡日通宵，或散髮胡服，雜衣錦綵；或袒露形體，塗傅粉黛；或乘驢、牛、橐駝、白象，不施鞍勒……或盛夏日中暴身，或隆冬去衣馳走；從者不堪，帝居之自若。三臺構木高二十七丈，兩棟相距二百餘尺，工匠危怯，皆繫繩自防，帝登脊疾走，殊無怖畏；時復雅舞，折旋中節，傍人見者莫不寒心。嘗於道上問婦人曰：「天子何如？」曰：「顛顛癡癡，何成天子！」帝殺之。婁太后以帝酒狂，舉杖擊之曰：「如此父生如此兒！」帝曰：「即當嫁此老母於胡。」太后大怒，遂不言笑。帝欲太后笑，自匍匐，以身舉床，墜太后於地，頗有所傷。既醒，大慚恨，使積柴熾火，欲入其中。太后驚懼，親自持挽，強為之笑曰：「鄉汝醉耳！」帝乃設地席，命平秦王歸彥執杖，

口自責數，脫背就罰，謂歸彥曰：「杖不出血，當斬汝。」太后前自抱之，帝流涕苦請，乃笞腳五十，然後衣冠拜謝，悲不自勝。因是戒酒，一旬，又復如初。(556)

2、北周武帝最為憂心的是什麼事？

(王)軌因內宴上壽，捋帝須曰：「可愛好老公，但恨後嗣弱耳。」先是，帝問右宮伯宇文孝伯曰：「比來吾兒如何？」對曰：「太子比懼天威，更無過失。」罷酒，帝責孝伯曰：「公常語我云『太子無過。』今軌有此言，公為誑矣。」孝伯再拜曰：「父子之際，人所難言。臣知陛下不能割慈忍愛，遂爾結舌。」帝知其意，默然久之，乃曰：「朕已委公矣，公其勉之！」(576)